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賦役門

賦稅 附

督賦 撞賦 重斂 薄賦 代納 逋負 不輸 蠲免 期限 預借

賦稅總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産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茍且之吏從之變制

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藝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下不勝其弊焉

事類

時入以時之禮 丨

歲取倬彼甫田丨丨十千詩

夏貢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書又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孟

殷助丨人七十而丨注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

周徹丨人百畝而丨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並孟

禹貢九賦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兖州厥賦正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楊州厥

賦下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貢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雜出第一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三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賦中下第六太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周禮九賦

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十而税二曰四郊之賦三曰山澤邦甸之賦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各有差此已上平民也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九曰敝餘之賦百工之餘

什一而徹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周法丨丨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二謂什二而税語十二

九一而助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云云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

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國中什一使自賦**精多麤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力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謂精者少麤者多**輕近重遠**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二十而五按載師職之周禮｜｜而｜｜｜國多役園廛輕者廛無穀園少利**始司其征**晉悳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注征賦也左僖十五**使食其征**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謂之耏門注云門關門征稅也左文十一**收所與稅**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龐馬注龐范氏臣為范氏｜｜｜田之｜左**可使治賦**子路千乘之國｜｜｜其｜語**吏**

為稅法周顯王二十一年秦鞅｜｜賦｜｜行之**十五稅一**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澤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三**

十稅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而｜｜又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而｜｜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同上又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具今郡國收見田租｜｜｜如舊制本記**田輸鄉**

輸唐食貨志凡授｜者一歲｜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所出歲｜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非

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如楊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後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

夏輸秋輸

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之法獘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丨丨無過六月丨丨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計錢而輸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

送使之餘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出於所治

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釐定常賦

裴垍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有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開故賦益苛齊民重困洎奏禁之

勘定兩稅

王彥威累擢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為｜｜｜｜使差量纖息人不為煩

置使督察

韋堅見宇文融楊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以佐國廩歲終增巨萬玄宗洛其材

選官部送

崔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京師

名數不同

乾道六年臣僚言郡守下車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使如數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責委郡丞職幕官下邑點檢責下邑官認發錢物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剗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率其今

零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寄零錢酒税不照用租額止從重數謂之逃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别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冬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冊子數所在州縣|||是皆廹于縣之色目也

督賦府遣督賦　楊城為道州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因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爾留之數日城不敢歸杜門閤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而去

吏白督租　韋温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温督之温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俾民自輸　韋宙永州刺史縣舊置吏督賦宙||||家十相保

期常先不忍催督太宗雍熙二年間上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

養軍旅而税亦｜｜｜而況非理誅求乎

擅賦殷侑違制｜｜從天平節度以餉軍有羸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月錢十五萬緡粟五

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温造劾侑｜｜擅賦歛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還

茂宗恃恩張茂宗元和中歷閑廐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西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

｜｜奏悉收其賦

重斂率割夏王｜｜夏邑注謂桀之賦斂重

雕斂商紂用乂｜｜召敵讎不怠並尚書

碩鼠｜｜刺重斂也魏國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疏蠶食者蠶之食桑漸

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歛漸漸以税使民困也詩

攘雞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其鄰之｜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一｜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

聚歛 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厚歛 齊晏平仲曰公｜｜焉陳人厚施人歸之又晉靈公不君｜｜以雕墻左

田賦 季孫欲作｜｜訪仲尼仲尼曰歛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左

丘賦 鄭子產作｜｜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又謂其父子國為尉氏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

三分稅二 秦人收太半之賦｜｜｜｜分也

二千笇一 光武時貢人夫作楷積諸物雖

物無市籍各以其物自
古牽錢｜｜而一｜也

稅外加斂 嚴礪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餘錢

籍外過取 宇文融為覆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為｜｜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

額外過取 見後人不堪命詳

剔屋賣田 狄仁傑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人不為售

鬻苗輸租 李實正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官貞元二十

貸穗供賦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鍾傳重斂 ｜｜拜鎮南節度｜｜商人至棄其貨

嚴武峻斂 ｜｜在蜀用度無藝蜀雖富饒而｜｜掊亟｜閭里為空

巨源下符 韋｜｜｜同平章事｜｜｜斂克

劉餗結恩 ｜｜為宣

州刺史宣既富饒人不堪命劉晏初州縣取富人督漕
即厚斂以||軼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
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着||||皆盧徵
去為盜賊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人不堪求同州
刺史缺用徵為之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
廹而貧所獻常穀陋至徵厚賦歛有所奉入輒加常數
|||旬輸月送楊炎河南山東荆襄科歛凡數百名
其||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
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家至日取吳越錢鏐世常
|||無有休息炎疾其獘重歛其民以事
奢僭下至雞魚卵穀必||而||每笞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
為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給耗一斗周顯德上以漕運
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自晉漢以來不給
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加耗一斗上封者言諸路轉
詔自今每斛||||運司廣要出剩求

媚於上以民輸賦稅已是大半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之外更要｜｜且以江西一路歲百萬石為準若每石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一十萬石若於民間取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且粗引一路之獘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獘無極臣恐諸路轉運使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閲其奏目或有横加收斂名為出剩立賜紬貶詔止絶之

柳宗元捕蛇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

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稅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胡致堂讀史管見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

以給用猶不使民使貴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他用直多取以實倉庫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數誰實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為撫民安國之道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貴水曰舟貴又有貴朽之貴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欲農民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靡費是也當與而不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惟以多事故未及邪明宗潞王可謂窘閼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薄賦薄征 荒政十二聚萬民二曰丨丨又大札則令邦國丨丨 **薄斂** 量力而供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有周公之典在

尹鐸繭絲 趙簡子使丨丨為晉陽鐸曰將為丨丨乎抑為保障乎曰保障

哉
白圭貉道｜｜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可乎曰不
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
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
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慮其傷民本朝太祖開寶六年初蜀民
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
依舊例上｜｜｜｜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折稅並準
市價
代納命代民租錢徽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
可他用哉｜｜貸｜｜｜入
賜貸民賦李絳字深之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

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所|本道|貧|租|制可

蠲樂他用 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可乎詔出錢二千萬代之本傳

詔旨需索 李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天下紓矣

紓下戶賦 崔羣處州刺史苗稷進羡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之

|輸下戶租 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租

逋負檐負輸納 倪寬為左內史治民務在得人心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輸租

詔書蠲逋 張浚封會|||民|賦帝問如何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驗雖蠲除之百姓尚無

所益

歛識民逋　李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歛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大困

免屬州負逋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逋｜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錢八百兩

虛額徵率　其閒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州縣每年河路吞浸沙定則近日有砂磧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其閒有豪富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稅窮獨逋亡稅賦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元稹同州均田狀

肆誣徵剝　賍李實為通州長史政乖惠和務在苛厲特詔逋租悉皆蠲免敢｜｜罔復令｜｜｜煩奈朝廷之法實惟聚歛之臣朕寧蠹政以害齊人

悉蠲逋稅　五代徐知誥事吳王盡恭以吳王命｜｜天祐十三年以前｜｜餘俟豐年乃輸之

不督逋稅　後梁均王貞明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

敢與我軍事李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

蠲免勿收

後唐潞王初帝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使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户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虚煩簿籍咸｜｜｜｜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其後聞昫罷相三司吏皆相賀

蠲放過多

本朝至道三年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情所｜｜皆不實太宗不悅詔東西諸州選官閲視亳州當案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案甚詳按疏言田實旱開封正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税｜｜悉追放所收税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證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

仲理此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鹽鐵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而丨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上感悟卒從其言

按逋欠籍

真宗咸平元年上謂宰相曰諸路丨丨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丨文丨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上由是眷欽若益厚

引逋負官

咸平四年三司都催欠司丨對丨丨丨四人上親按問凡七日釋三十六百餘人蠲所逋負約二百七十餘萬巳趣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丨還之身役者給其家

上逋欠數

六年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諸路積欠

神宗熙寧四年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

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稅日已久歲催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五年積欠

事 高宗紹興七年上曰積欠一事為民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天下蠲除之仍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丨丨以前稅賦丨丨丨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少蘇民力

唱其多少

見重斂注詳

按逋欠籍

真宗咸平元年上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旨尚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遂使乘傳與路轉運使州軍長吏丨百姓丨丨文丨丨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因三千餘人

正無租地

仁宗慶曆二年初洛州田賦不平郭諮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除無穀之租者四百家丨丨丨之丨者一日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

不輸平原君家　趙奢趙之田吏也收租稅丨丨丨丨不肯出奢以法治之乃殺其家用事者

帝舅豎吏　韋澳改京兆判官丨以丨鄭光主丨丨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

蠲免寬征　鄭火作云云書焚室而丨其丨與之材注征賦稅昭十八

因旱免賦　白居易元和四年旱甚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

因雨蠲租　權德輿建言今霪雨三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病苦蠲除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

請免所負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十諸使調發符牒三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羊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得盡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丨丨百姓丨丨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

物十三萬緡帝許之**命蠲其租**憲宗曰淮浙去年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曰此欲為姦諛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有災當亟救豈可復疑之耶｜｜｜｜賦**不責其償**後周淮南饑上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為之解哉安在｜｜必｜世宗紀

鋹無名賦本朝太祖建隆四年南漢主降赦廣南管內州縣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十月詔諸州劉鋹日前頒苛賦斂並除之

昶所榷稅偽蜀孟昶降呂餘慶出守凡｜｜｜｜食飲之物皆罷除蜀人欣然

錢氏雜稅兩浙田稅畝三斗｜｜｜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方贄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租稅方贄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徇偽國之法上從之

馬氏暴斂真宗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欽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

屋稅營田戶給牛輸歳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皆請除之

頻革此弊

太宗雍熙二年上謂宰臣曰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恣其掊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賄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率斂縣中官吏有無常之求近年以來丨丨丨臣僚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返朴亦可謂之小康矣

蠲減之令

宋興以來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下丨丨丨丨蓋未嘗興一横賦也

外戚廢法

鄭光孝后弟也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奚人下戶不免奈何以丨丨丨帝悟追格前詔

期限期會為大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取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丨丨丨事吏民敬畏趍鄉之

早晚為差

唐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配租以斂穫丨丨遠近丨丨庸調輸以八月發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食貨志

夏秋兩

入楊炎兩稅法居人之稅｜｜兩入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天下利之

不擾自辦王仲舒賦調當與民為期｜｜｜｜

第輸勿顧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輸縣人｜｜｜｜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不時而責杜羔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尤苦尹不為縱

緩期而辦注見前

上請貸期何易于督賦｜｜｜｜不欲累絕百姓使賤出粟帛文粹孫樵書

乃詔三司後周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不俟收穫紡績之畢｜｜｜｜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限加一月本朝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間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此令兩稅三限外特｜｜｜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

揺撻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先一月辦**趙槩知青州賦税未入中限教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税｜｜｜｜神道碑

預借富商所有德宗建中三年借商錢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貫太常博士陳京請括｜｜錢大索長安中商貫｜｜貨約得八十餘萬緡**百姓號泣**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州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秋夏租税百姓愁苦號泣于路五代莊宗皇后劉氏傳

量產制產明君｜民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恒產**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者有恒心無｜｜者無常心並孟子**量入**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云云｜｜以修賦注｜九土之所｜而治理其賦税左襄二十五**計田出租**唐朝舊典

量品而授地｜｜而｜｜故地之多少必視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田之肥磽如此則沃瘠齊而户租均等列辨而禄食足矣唐白居易

量產出賦 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脫徭科請｜｜｜｜以杜奸謀詔可

度產衰征 陸贄奏｜｜以｜｜

折科帛代錢 五代高郁湖南民不可桑蠶郁命輸税者皆以｜｜｜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量入為出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軍儲不足李琪上疏以為古者｜｜以｜｜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税農以養兵云云令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帝即敕有司如其言然竟不能行

棄本逐末 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敺民｜｜｜｜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穀帛

紬絹疋直千錢者當稅千錢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貧邪知誥從之由是桑柘滿野國以富强五代

土地所宜

本朝太祖開寶三年詔三司諸路兩稅折科物非|||||者勿得抑配

國家所急

真宗咸平元年先是有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與田多山石地少桑蠶利之博者唯麻苧且始離田疇即可紡績今臣以||軍須||布帛為先因勸諭都民廣植桑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植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詔從之

靖言折變

仁宗慶歷三年余|切關三司預於淮南江淮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錢見錢四百貫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號為錢荒乃令百姓盡委田

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嗸嗸乞裁減其半令納本色敞言

折變

同前七年蔡州通判劉｜｜山虞不以魚蟹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今之善言政者莫不欲冨民欲冨民而常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或以穀為金或以芻為帛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於陸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願敕諸路必不得已而｜｜變其所有毋變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病不困矣七年

折穀以錢

元祐元年蘇轍言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詔納諸色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惟茶酒雜稅而已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民間之錢搜索殆盡

折縑以錢

紹興九年謝祖信言和豫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帛錢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民輸縑於夏公私兩利其後官無

本可依則名為豫買其實帛着軍興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繼償高折錢或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縑而求緡此又甚病也

兩浙折帛

高宗朝||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錢始於此

諸路折帛

同上戶部請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疋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疋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疋成都府綿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荊湖折帛錢始於此

雷化折錢

紹興二十六年執政進呈知欝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　上曰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

庫帛配民

唐介通判德州轉運

使崔嶧以｜｜｜｜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災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為之卹然則為上存民者不在安撫司乎嶧聞愬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王禹玉撰墓誌

胡致堂讀史管見 錢非桑耕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為甚於是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之謡夫善為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敦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徵孰緩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甚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為國者有數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為兵算平人以年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吏胥得世其業使民出錢以輸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於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正觀租庸調之法乎

均配國賦均 趙王使趙奢治｜｜大｜人富而府庫實

井地均 滕文公使畢戰問｜｜孟

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丨穀祿不平云云孟子

彥威勘定

王彥威累擢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丨丨為丨丨兩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為煩

韓

休奏請

丨丨為虢州刺史被支稅草以納閑廄休丨丨均配餘州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移向他郡休復將執奏察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唐舊史

少連均賦

顧丨丨改京兆尹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丨丨以法均之

韓滉均租

丨丨為鎮海將軍節度使調不踰年境內稱治

要在均平

本朝紹興十三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

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三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悉皆蠲正

五代方鎮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大貴太原折米大賤蓋不見當時之意也

均定田租

周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編賜諸道詔左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

奏罷劍南橫稅

崔戎持節｜｜奏罷稅外菫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

予民泗口猥稅薛元賞為寧武節度罷||||人皆以為便奏罷炭稅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北寒而民貧||石|||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奏罷金賦李紘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因||之奏除牛產呂公綽知鄭州常行春詢民疾苦或言近歲籍民牛為產民懼役重不蓄故田疇多荒嘆曰先朝不征農罷正為此爾遂||之奏減口稅蔡襄為福建轉運||闕人五代時丁||之半

隱漏以物自占昭紀令人得以律占租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隱度定辭也武帝時律外取故令家長各|||

墾田相方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往也

鈎檢帳符 宇文融時天下戶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徭賦豪弱相幷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

丨丨丨丨得僞

軺車一筭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丨丨丨丨注軺車小車也比例也非爲吏人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丨丨皆令出丨丨漢食貨志

舟舡一筭 舡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告告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漢食貨志

弘羊排商 桑丨丨令遠方各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諸侯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反所物不得騰躍

豫立簿注 蘇瓌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丨丨丨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奸

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

根檢稅籍

南渡紹興十三年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荊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彫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者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敕諸路漕臣各令——之失從之

李勃上言

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今于他州縣大抵類此推其弊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不極泉不止識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

老泉先生衡論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賦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慼慼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者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

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

蘇東坡穀梁義

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曾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曾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説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　故愚曰穀梁之説是

東坡公羊義

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出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

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東坡策別

曰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令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

人而所從竊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月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姦民欲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者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一倖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甚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言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

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且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肥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税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税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已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税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內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詩集盡輸蠶絲｜｜稅機杼空倚壁柳宗元田家 歸賣屋姑舂婦擔輸促促輸官不足｜

｜｜宗元植田家詞 不得食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輸入官倉化為土

張籍野老歌 叫租吏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春聲暗交關李賀

督賦鞭撻貢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至｜｜其夫家聚歛｜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杜甫

自京赴奉天 誅求急亂世｜｜｜黎民糠粃窄杜駈摘蒼耳 促戚哀丘山久相踐徭賦得

閑慢｜｜不可｜寬政錢致患韋應物書情詩 官索租縣｜急｜｜租稅從何出杜兵車詩 吏徵

租門外唯有吏日來｜｜更索錢韓重生行 薄賦近休明悽惻念誅求薄歛｜｜｜杜甫簡元

使君蠲免減賦誰能叩君門下令｜征｜杜 寬征田宅樂｜｜杜 常免生｜｜租稅名

不隸征伐杜自京赴奉先縣

半減 惻惻詔書下丨丨麥與縮半租豈不薄尚竭力與筋元稹旱災

逋負點吏成 索錢多門戶喪亂紛敎敎奈何丨丨徒漁奪丨逋逃杜甫遣遇

凋瘵積 丨丨逋税韋應物

逃亡屋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了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丨丨丨丨聶夷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華光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賦役門

商征

征稅總論 征商非古也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易曰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書曰懋遷有無化居皆未聞所謂商征者也及讀周禮司關始見掌關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商征倣諸此矣蓋以市多淫巧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關必險道市必要津天下諸津舟船所

聚也旁通巴漢前諸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來憧憧永日此舟車所由筭也然司關市者且有額外過取者歸於公者未一二而歸之已者已七八商亦吾民也亦何便於此哉

事類賤丈夫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始矣孟子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上文注

市有司古者｜置｜｜

取其稅之古為關也將以禦暴令之為關也將以為暴注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

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疏孟子之時司關征｜｜｜孟

掌其征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廛注｜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疏征謂稅禮

不出於關凡貨｜｜｜者舉其貨罰其人注｜｜｜｜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禮

頒藏於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其｜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頒出於路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其｜矣注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並孟子

文王治岐｜｜之｜｜也

關市譏而不征注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不征稅也孟

景公偪介齊景｜｜｜之關暴征其私注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後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左傳昭二十

市租饗士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皆自用｜｜

市租給卒魏尚為雲中守軍｜｜盡以｜士｜

楊炎稅商自｜｜立兩｜法戶無主客以見居人為數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者所在州縣稅三十而一

客卿征市隋主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沈｜｜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息令暨惠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揔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

王鍔租廛｜｜擢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

多年利於市鍔租其壓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藩舶至盡有征稅於是財蓄不貲

謂之率貸 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出江淮陶鍼往蜀漢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貲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所收巨萬計通典又陳京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兆户部侍郎趙贊請籍賈人貲以率貸之又開元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貸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稅無利多失業矣

謂之埭程 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賈牽舡過處準斛㪺納錢｜｜｜｜

請收邸直 裴休進中書侍郎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是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無擅賦商人

禁絕碇稅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蕃舶泊步有下定稅戣｜｜無所求索

號經制錢 本朝

宣和因方臘之亂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於商稅亦增一分並｜｜｜靖康罷之

號月椿錢

建炎七年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運司於經制征商等數内逐月椿辦｜｜｜｜所椿不能十之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畫未免數之百姓

本抑商賈

本朝紹興二十六年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 上曰關市之征｜以｜｜｜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

宜通商人

泰州鹽課虧緡錢數千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按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食非仁政所宜行若必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擁閼之為民病有詔悉除所負

關吏所搜

唐介字子方潭州一巨賈私藏胖胎為｜｜｜｜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曾肅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謂近侍曰唐

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湘山野録

崔融上疏

融字安成武后時有累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税耳然雖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關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賦役門

徭役 附

董役 寛役 隱匿 規避 不均

賦役總論

征役古也古人不得已而用民之力禹易之兊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解之者曰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而忘勞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而忘死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然則得民之心者能得民之力也

古者畫為井田之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民一夫受百畝而耕同出力以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莫不先公而後私也然聖人者知夫天下之民各竭其力以奉乎我故於是乎惟其不忍人之心非甚有所不得已蓋不忍用其力也然有所不得已而用其力亦歲不過三日蓋惟恐窮天下之力而非所以為民父母意也此民之所以不困於征役也蓋三代以上皆然矣自春秋戰國以來暴君汙吏代作賦煩政重使斯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卒之土地不闢田萊多荒雖有此生不如無生而斯民始大不幸矣蓋惟民不得養其身而徒欲以窮其力不得贍其家而徒欲以勞其生民之憔悴已甚而國之騷動未已此後世之所以亂亡相尋而時君世主之所以不悟也然則如之何民之情莫不惡勞而喜佚上之人能以佚道使之則民雖勞而不以為怨也謀國者其思所以佚民歟

事類忘勞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其死易 佚以 佚強｜｜注以用也強謂力有餘而相助 小賢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小人 君子勞心｜｜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人役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人役而恥為役 力役 有｜｜之征注｜｜民召荷厮養之役也並孟 民時 使｜以｜語 農隙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以舉事也注各隨時事之閒 三日 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 三科 為力不同科注科役也上中下｜｜白帖 僝功 共工方鳩｜｜堯典 起徒 周禮凡｜｜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追逐寇胥伺捕盜賊竭作盡行小司徒 臯門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兹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注皆于周執事競出力也

靈臺

｜｜民始附也經始｜｜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民悅其德自勸其事並詩

新邑

周公初基作｜大｜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注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並見即事於周書

除役

太宰治官之屬府六人史十二人注府治府藏史掌文書皆官長所自辟除

給役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徭｜者若今衛士也胥謂其有才智屬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並周禮

戎事

魯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罷民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伯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構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巡功

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量功

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興而役

襄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

入其役

襄十一年季氏使費吾多||故季氏城費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興我役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左襄十八

服政役 齊景公縣鄙之人入從其政注邊鄙既入｜｜｜昭二十

彌牟令役 晉士｜｜營成周云云計徒庸以｜｜於諸侯屬役賦處注知用幾人功左昭三十二年

魏舒屬役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左定公元年

夷儀得尸 齊侯伐晉｜｜敝無存先登死焉齊侯謂｜｜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其｜左定九年

絳老與食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

師曠曰云云七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辭以老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注以役孤老故左襄三十年

支離攘臂 ||疏肩高於頂播精求食足以數人齊有徵役則||疏||遊其間言以疾免役無所懼也莊子

踦跂畢行 發卒徵賦||||注踦丘知跂丘氏反國語

二十而傅 蕭何發關中||者詣軍注古者||||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馳射二十而役五十六而老傳謂著名籍公傜役者也

二十始傅 景詔男子|||

平買賤更 吳王濞以銅鹽利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之

不囑縣令 王褒門人為縣役褒|||乃步擔乾飯立路旁磬折云云門生為役故來送令即放之

常自戍邊 蓋寬饒次公為司隸子|步行|||公

廉如此
常自護軍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母輔之華訪之廄下相率私還魏司馬郎伯達為棠陽長民有徙居都內者後縣調舩徒恐不辦————助役見愛如此
正丁充役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課役俱免中男充夫滿四十日以上免戶內地租無它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
六十免役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見丁亡幾太宗將修雒陽宮戴胄上疏曰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
役丁數萬來濟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威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

然煩擾故濟及之

籍戶蠲傜 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雕刓乃｜｜三丁擇一｜其｜賦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天下稱昭義步兵

檢籍差傜 李遜累為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

稅錢為率 唐王江淮調兵興役皆以｜｜｜｜至今用之

團置耆長 周世宗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三人

思作戶長 五代周行逢民過無小大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

壠畝問乎

董役為植巡功宋華元事　執扑行築宋子罕事並見前　耀卿護役裴耀卿從宣州刺史前此大水河坊壞諸州下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恐功不成弗即宣而撫處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立碑頌德　元陽董役孟｜｜｜作西華屯盛夏屩而立于塗｜休乃就舍後田輒歲稔

寬役弛力周禮荒政十有二四曰｜｜注寬傜役也　復二歲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復一歲關中卒從軍者｜家｜｜　復勿繇戍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縣以事相教｜｜｜　復勿算

事宣詔流人還歸者輒假公田貸種且勿｜｜｜注事謂始傜役也復傜六歲光武二十年｜濟陽縣｜役｜｜復增一歲幸南陽進幸汝南蝢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蝢田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寔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中試給復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冐帶劍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戶刑法志讀書為免白履忠拜朝散大夫吳兢其理人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性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縣｜令終身高卧寛傜役豈易得哉李渤廢役｜｜為虔州刺史｜冗｜千六百人元結免役｜｜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從｜流亡歸者萬餘人韋宙罷役｜｜為永

州刺史丨冗丨九百九十四員

蘇弁綬役 丨丨副知度支可承裴延齡後平賦緩丨略煩苛人賴其寬

令任其勞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綍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惟丨不事可丨丨丨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禁止非傜 李昇薄征輕賦丨丨丨丨江南野史

規避脫卒 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溫舒為中尉覆丨丨得數百人作土拜少府注隱漏未有卒也

脫更 郭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丨之箕踞者逋肉袒謝罪

租牛客 晉王恂字良夫為河南尹魏時公卿以下丨丨丨戶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椎冰人 魏祖時人丨丨時渠

水凍使人推以通船道人憚役而亡

防客隱

長城公至德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丞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奸偽尤多隋王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

度僧尼

姚崇中宗時近戚奏——溫戶强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

折支體

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謂之福手福足至唐太宗正觀十六年七月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豪姓徙貫

李栖筠奏部——多——京兆河南規脫從役

姦人屛名

薛存誠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役存誠曰此————以避征役不可許

隱匿無名戶多

晉邊郡新附多———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

下弃之宜弘大網則自然安樂

著籍者少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丨丨丨丨馬平居調發則不稅可謂鎮而南今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目錄以益衆可也

人皆去本

宇文融時天下戶版刓隱丨丨丨丨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云云帝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符帳得偽勳亡丁甚衆

兵悉入道

武后崇寺觀功費浩廣嶠恐結怨三靈謗蒙四海今道人私度幾數十萬國計單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丨丨丨丨征行租賦何以備之顧許十道使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

不均北山

丨丨丨丨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陟彼丨丨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

東國

大東刺亂也丨丨丨丨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云云東人之子

戰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年老與食 見前注

年老持更 晉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之蓋一兵丨丨羸疾無襦及謫主者遂給韋袍複帽

陸龜蒙送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槲皆薪材直吳之廛此為助馬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玄以相授自冢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筆十斛薪然後四時賓祭沐浴瀚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來足矣其掌而供事者僮及小雞之樵𣆶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康而至晚得非藉

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大夫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无所容又水旱吏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鷄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別一二買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達纏纏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蘇東坡上皇帝萬言書

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

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總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蘇潁濱制置三司論事狀 徭役

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

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而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者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葢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放必自此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簡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利於耕輙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

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為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用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既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日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貧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

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比從役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蘇頴濱論州縣役吏之弊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于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朮鹽視鞭笞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納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鬭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于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税而可役趍走於縣吏之前謹恭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

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未皆有禄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足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葢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禄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扑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重輕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奸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

其雖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奸以當其所得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

詩集 **敢伸恨**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犂鋤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杜甫兵車行

勿泣血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

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云云送行|||僕射如父兄新安吏

河陽役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石壕村

本州役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云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

何以爲烝黎杜甫無家別

吞聲行負戈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弃——遠戍絶父母恩——

送徒既有長——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辛杜甫前出塞

召募赴薊門——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單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杜後出塞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

宋 謝維新 撰

徭役門

差役 附僱募 丁役 義役

徭役源流 差役古也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手以課督租賦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盗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下至雜職院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為僱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長察盗七年輪保丁充甲頭催稅罷募戶長

壯丁八年罷耆長令保正保長管幹别立庸直催承帖人隷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者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户長之役則歸於催税甲頭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復使執役也紹聖元年復催役法二年以大保長催税罷差保頭以耆長錢支保正户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催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户催錢十二年拘收壯丁催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催錢並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而其患皆起於以保甲代役户寛狹不均重為民病夫古之征也三而力役與其一自唐楊炎以庸錢均入兩税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户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是力役之征蓋取其四也而一有邉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令於力役一科已五倍而征之斯民不聊生矣譬如張弓誰能弛之通達國體者豈不爲之寒心哉

事類輪差

宣宗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令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輪差

本紀

檢察

本朝建隆二年五月詔令佐||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

定九等戶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爲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置五等簿

仁宗至和三年四月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請自令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

一戶物最高者為之以三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行河東陝西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謂瑣所議便

五則法 知制誥韓絳言請丨鄉戶丨丨之丨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京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丨丨丨丨凡差諸州軍鄉戶衙前以莊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遂更着淮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議差役法 英宗治平四年丨丨丨丨司馬光言其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愈困

復差役法 哲宗元祐元年丨丨丨丨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計差蘇軾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先帝本意使民戶專力於農決不可變光不悅軾曰日者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言之甚力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

差役不便 蘇軾范純仁馬默皆以復丨丨為丨丨又蔡京知開封府

即用五日限光曰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臺諫累疏罷京又安石在金陵聞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差役不公

淳熙八年御筆朕惟丨丨之法為日益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丨丨豪貴兼并之大甚隱寄挾公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亡幾貧民下戶畏避弃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甚亡謂也宵旰以思莫若不計官民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税籍之弊不革而自去一舉兩得何待而不為乎可令戶部給舍臺諫等詳議以聞

留正役議

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戚之家占田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縱能使之服役其何足以救細民之困哉蓋其力既有十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昔之為役之家九又將移

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足以均之而限田庶乎其可行聖朝將以寬民而在廷之議論未定豈非有待於今日而行之乎

僱募謂之庸 唐法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丨丨丨 一其制

唐楊炎曰河南山東荆襄劒南等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丨丨丨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人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免非命 仁宗朝至和二年先是知并州韓琦言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至有棄田與人以丨丨丨求死以就單丁

國朝置里正主催稅稅役滿更入重難衙前請罷之 入

重難

蔡襄言所差里正衙前有三五年五七年一次者有一百貫十貫皆丨丨丨者請以錢産多少爲五則法

役法之議

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余靖謂民苦重役不苦重税請增天下田税募人充役靖辭去職韓絳知成都戒以此獻之大以爲然上即位絳言害民之弊無甚差役望詔中外具利害以聞詔曰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條析以聞丨丨丨丨始乎此實本朝治平四年也

僱法之決

熙寧元年吳充言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戸被差之日官吏籍記杯器匕筯皆計貲産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民間規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戸等骨肉不敢相聚而憚人丁望擇臣庶所言利害施行詔送中書及絳與安石言安石以爲善丨丨遂決

免役之法

判公言丨丨丨丨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

免役之弊

少游言丨丨丨法雖民輸僦直以免其身然平估至於室廬檢

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寬剩厚積
以為封樁其丨有甚於差役矣
難行者五 楊繪言一民難得錢
二邊州溪細難防三田稅多少不同四者
長非人盜賊難止五專典催人失陷官物
為害有十 劉摯言助役之法其丨丨
丨落職監衡州鹽
蒙不肯議 劉丨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
蒙以為不便丨丨丨即投劾去
藩不可用 東明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
家安石白上曰知東明縣賈丨者范仲淹女壻奸附流俗丨丨丨
行募役法 神宗熙寧四年十月
行丨丨丨丨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出助役錢皆惠卿所定也
行手實法 七年惠卿丨丨丨丨言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乎手實者令人具其丁口田實之實也隱落者許告
和卿第等 免役法行民以貲產出錢時曲陽縣尉呂和卿較一縣戶之高下役之輕重第為數等未

及行和卿以憂去兄呂惠卿領司農寺取和卿議為手實法

師中布有

李丨丨知河南府時令民出錢免御師中率先諸州推行布司農旨意多取寬剩洛人怨之

拆賣屋木

熙寧七年詔定州民有丨丨丨丨納免役錢者令體量以聞

貸賣耕牛

司馬溫公論役法五害一上戶年年出錢無有休息二下戶不充差役令一例出錢三召募浮浪之人曲法受贓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不過穀帛今欲輸錢不免貿耕田牛具桑柘五提舉常平司廣積寬剩希求進用

差免利害

蘇軾謂司馬光曰丨役丨役各有丨丨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害之輕重蓋略等矣光曰如何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今日作相不

許軾盡言邪光不悅

差僱反覆 吳蜀之民以僱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溫公不能周知

四方風俗故荆公主僱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
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
以僱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知南北
風俗所論甚公各不私所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
限改僱為丨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
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僱役論久不決
京白子厚曰取熙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丨
役遂決蔡京前後觀望丨丨賢如子厚暴如子厚皆足
以欺之真小人耳

二法隨宜 李常言上戶富安下戶虛乏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誠不可一法治也輒求差助丨丨丨時所丨條叙梗概望付之有司

二法可用 秦少游言士大夫進

用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
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搖於中公議移於外

顧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取｜｜之｜｜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黙然而心服矣

僱法未便

蘇軾言熙寧僱役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二等人戶不免咨嗟至中等昔已差役今又出錢不多最為甚便元祐罷｜｜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

僱法未盡

轍言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産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僱衙前民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初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僱｜｜有所｜｜去年之秋復行差役

義役買田助役

乾道二年臣僚奏處州松陽縣倡征役之苦隨役戶多寡輸金｜｜遇當役者以田｜｜之名曰義｜

給田充役

淳熙七年王希呂等奏昔蘇軾有｜｜募役之請臣伏覩浙西一路

有官田百萬餘畝乞均給諸郡以丨義丨

官民從便

乾道七年臣僚奏知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惟充役破產之苦約各出田以助役戶數月之間一縣二十五都悉皆約成大概隨產之多寡量家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為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又自相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蓋有排定一二十年者臣又將松陽規約頒之其餘五縣施行近緣朝廷兼行丨戶差役處州之人以義役已成惜其遽壞伏望睿旨行下本州許從丨便依義役規約行使官戶願預者聽其添入七年正月十九日

義差從便

淳熙十一年臣僚奏伏見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如民間自能久行自能息爭止訟仰州縣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蓋言者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元不曾盡罷義役欲望指揮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與從民便外有不願義役或有爭訟乃行差役奉聖旨依

臣僚申請

義役劄子

臣任處州日訪聞松陽縣有一兩都惸于充役欲各出田以助役風義可取臣因而勸勉數月之間一縣十五都悉皆約成大槩隨役戶之多寡量度戶之厚薄輸金買田充為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又自相推評排比役次以名聞官盖排至一二十年者旣絕爭論又無破家竭產之患田里雍和幾有古風民間名曰義役臣又將松陽規約頒其餘五縣方施行間臣蒙恩召還卽以囑交代樓璩節次得報諸縣已皆就緒方今天下苦於爭役而處州六縣之民獨能以義相率輯睦如此實是聖化所漸可以砥礪頹俗近緣朝廷兼行官戶差役處州之人以義役已成惜其遂壞屢有士夫遠來謁臣丐一言于朝廷行下所屬不妨官戶泥差指揮存留已結義役并官戶亦自各願結入同饗其利卽與新法別無相妨伏望聖慈矜憫此方獨能興於禮義特降睿旨行下本州許從民便依舊循義役規約行使官戶願入者聽其添入仍乞令見知處州胡沂

日下將六縣已結義役規約詳細繕寫成册繳送以聞
侯應聖覽或可以風示四方助成美化取進止三省同
奉聖旨依仍關牒
諸路遵依施行

福建提舉使帖

當司受詞其間陳訴多有差役不當及義役推排不公推原其故若縣令於差役之際拖照官簿產錢高下歇役久近參以陪法資次定差安有番訴一緣鄉司縣吏出入產錢走弄作弊遇差一役擾及數家取乞饜足方與改正使下戶困於臺府之陳論重以胥吏之取乞破蕩家產情委可念義役本從民便為役首者若將都內當充之人隨其物力及參陪法公心排定或獨充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兩戶共充一年或三戶共充一年其不可充者則出穀助役各隨鄉例立定義約經官印押周而復始亦復何辭只緣役首用心不公與上戶相為表裏或隱寄勢家或分出小戶卻將尋常不係差役之人附入數內強之承認弊倖多端詞訴不已委為未便合行下諸縣自後差役必須預期點役案

鄉司拖照官簿從實供刷鼠尾單帳參以產錢高下歇役久近批朱脚次典押結罪保明聚廳點差毋隨吏奸仍繳鼠尾單赴司照應其係義役去處亦仰役首盡推排合充役人姓名置規約簿三扇一留本縣一付役首一申發本司照應或有差役不當仰先經縣陳理如已允當本縣即給付鼠尾單許經次第官司陳訴本司將來點檢得定差不公推排不當定追役案人吏鄉司及役首重行責罰如被差人妄訴亦必斷遣押下着役其見役人役次未滿合先期差替及役次已滿或因本郡爭論選差未定難以令其久待即合一面毀劈朱記往役仍先勒役案代充來提舉臺判知縣之職撫字催科不容偏廢蓋縣事追會必須保正縣道財賦必須耆長一都缺保正則一都之事廢一鄉闕耆長則一鄉之財賦虧理勢必然差役不當催科不行上下煎焦日不暇給撫字之意泯矣大凡作縣差役為急務知縣茍於此究心焉則撫字催科之政舉矣照行仍備榜

義役

序

天下之事至於義而止義也者公於人而宜於事之謂也捨義而行則人各求其便事各放其利矣且三代之時井地畫而賦役輕而里正之設自友助扶持之外它無所責人亦安焉而為之故義兩立於君民之間其後此意不存役法寖重凡盜賊之警捕文書之奉行向之事屬於官者今皆督之矣至於服勤之方暇不幾數年又復驅役富家巨室猶可焉中産之家百金之室自供輸用度之外蓋無幾矣此誠利害之所關又安能絶其無規避爭競之端耶今之設為一一誠可為便利之舉絶楚越肝膽之殊闗爾汝藩籬之隔而有古人相友相助之意是舉也肇於松陽倣於諸縣向者臣僚以此而申請上亦嘉之吾之一都較其産戶不為少要之充役實為難然亦誰可得而苟免者今欲速則放於松陽近則纘於崇邑上則遵聖旨之所俞下則合人心之所欲非便利歟殆見風義藹然於閭里之間向之未入吾義役者亦樂然從之而爭競之風寖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救荒門

平糴

平糴總論

穀粟人之大命所關也古者聖王賤金玉而貴五穀是金玉未足貴而穀粟至可貴者也然金玉之為物皆可高其直惟穀粟之直則與金玉相反豈穀粟又不金玉若耶蓋金玉飢不可食而穀粟一日不食則人必飢而死要當使家豐其儲人足其食無一夫或受其餒斯可矣其視金玉之有

無不計輕重者相去萬萬也故民可百年無金玉不可以一朝無穀粟穀粟宜高其直而不可使之高金玉宜低其價而不能使之低使穀粟之亦如金玉則民有不聊生者矣然穀粟出于農彼其終歲勤於畎畝力於稼穡一旦穀粟賤于糞土輕于草芥豈其所樂者哉兩農將不知所勸必至於捐本而逐末善為國者使貴無傷於民賤無傷於農非兩適其平可乎此平糶之法所以為能久可行也

事類裒益君子以丨多丨寡稱物平施易懋遷丨丨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書散斂以時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蓄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重輕丨丨之丨丨即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管子農本俱利糶三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丨丨丨丨務完物無息幣相資易腐敗而食之史記國以富彊李悝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善糴者必謹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注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六百石計民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分之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注自三收四百五十石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五十石此為糴二分之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注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五十石下熟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也中小飢收百石注平歲收一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中飢七十石收三分之三大飢三十石注收五分之一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有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補不足行之魏丨丨丨丨前食貨志

民皆利便

漢宣帝時歲數登穰穀石至五錢大司農耿壽

昌善為算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九十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
原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九十過半大夫蕭望之
奏以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億有動衆之功
恐生旱氣上不聽望之言漕事果便壽昌遂白邊郡築
倉以穀賤時增價糴之以利農貴時減價糶之以利民
名曰常平民便之 元帝時大水琅琊人相食
上奏賜爵關內侯 **諸儒請罷** 在位丨丨多以常平丨丨
無與人爭 **豪右為姦** 後漢劉般伯與為金吾將軍帝欲
利皆罷之 置常平公卿多以為便般以常平
外有利人之名內實侵刻百 **建平糴法** 張儉徙代州勸
姓丨丨因緣丨丨帝乃止 墾田力耕歲為
捴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 **置和糴使** 吳武陵信州人
丨丨丨丨入之官虜喜悅 長慶初實易直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
其過會表丨丨丨貯備丨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緣

邊膂壞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却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

爲和糴使 高鉞元和末以中人丨丨丨丨鉞疏論執

任穀踴貴 盧坦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矣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末坌至乃多貸兵食市價遂平

任米增價 本朝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

發廩待罪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尚待報邪乃丨上供倉丨所活萬計因上章丨丨降詔獎諭厚德錄

發廩後奏 李防樂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飢欲丨官丨先賑之而丨丨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

迺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後欲賑之轉運又報不可允則乃顧出家貲以賑之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

出職田粟

陳郎中貫擢利路轉運使屬歲飢丨所得丨丨丨盡以賑民富民有餘粟者率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同上

先出祿米

扈諫議稱為梓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丨丨丨丨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全活者數萬人

伐桑易米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飢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丨丨丨丨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衆

出俸得穀

王侍制居白知漢州歲大飢乃丨丨錢率俸吏及郡豪丨丨數百斛賑飢民全活者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並厚德錄

使價不增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丨丨丨丨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

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具蒙利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

得濟所急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趍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損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歛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挾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陸宣公奏議　近者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價加倍甿庶匱乏流庸

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以救凶災之厄又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曩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食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數食之詞穡人有海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隨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須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謂貴因循未賜允許

詩集傷農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杜工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璽綬門

玉璽

器物叢談　璽玉者印也所以主土亦所以示信於天下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為之螭虎紐黄赤綬四采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其用之各有攸當也然三代以前未有聞焉爰自秦始皇時藍田山得美玉刻之仍用丞相斯篆其文自是以來經歷數代屢喪屢得迨至李

唐所刻又多及至末世喪亂不免亡失至周廣順中
詔造二寶天開我宋受命傳之列聖相承又多增刻
南渡惟鎮國神寶在焉他皆為金所刼取而去嗣後
天人效順又有以國寶陸續來歸我者神器至公歸
有德嗚
呼盛哉

事類玉為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於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後與服志

金為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璽皆｜｜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函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璽于御座行幸則合八璽為五舉｜從于黃鉞之內

泥封凡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青囊素裏兩端無縫

尺一板中約著同上

秦制 乘輿六璽｜｜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知璽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寶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寶 ｜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新蛇劒俱為乘輿所｜並晉輿服志

皇帝璽 沛公至霸上秦皇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符節降枳道旁漢高祖紀

天子璽 代王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乃跪上｜｜｜文帝紀

郎不授光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符璽｜｜肯｜｜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后以授舜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授號曰傳國璽以儒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元后元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旨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

便奪取其國為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餘若自以金匱符印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我為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不可得也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寧能終不與邪太｜聞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璽書勉厲 帝二千石有治理以｜｜｜｜增秩賜金

璽書既至 光武賜竇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璽以洛南 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董卓頓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文盤五龍龍上一角缺

璽還江南 懷帝沒胡傳國｜沒于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及帝世乃｜｜｜晉輿服志

皇天命德 初太宗刻文命玄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景｜有｜者昌

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天寶初改璽書為寶書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唐志

上天賜寶

唐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皂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丨丨丨丨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以寶應紀年云

疑璽已焚

晉宗室延煦契丹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延煦延寶齋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路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丨已焚之元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

奉璽來降

寶建德斬于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丨山東之地傳國八丨丨丨

廣順二寶

舊制乘輿六寶唐改為寶唐末喪亂或多亡失周丨丨中詔造丨丨曰皇

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太祖受命傳其二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詔曰可

皇祐神寶

丨丨五年作鎮國丨丨謂輔臣曰有良玉大尺而厚半之蓋希世之珍也不可以為服玩具天下八璽一曰神璽遂令梁適撰寶名而刻之

乾興受命

丨丨作丨丨寶曰恭膺天命之寶

嘉祐篆文

丨丨八年英宗即位作受命寶命歐陽脩丨具丨丨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夐無前比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尚循秦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寶得全玉於異土得好工於編氓八寶既成丨丨丨丨可以來年正月御大慶殿恭受八寶

真希世寶

建炎二年詔有司築圜壇於南門外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虜刼取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執政玉色溫潤丨丨丨之

丨也

賁玉璽至

建炎元年謝克家以張邦昌命丨丨丨丨文曰太宗受命之寶上動哭命汪伯彥司之

奉玉寶獻

嘉定勑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爰致珠方效順肅丨丨丨來丨于京質理温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登厥圖開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

玉璽譜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劒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于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及斬莽首莽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

自秉天子車輦李松入長安斬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來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于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已焚燒洛邑從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帝永嘉五年王彌立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幷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遂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太平御覽

詩集降紫泥　天書｜｜｜李

印

器物叢談 印亦所以示信也惟天子印曰璽用玉其餘王公卿大夫士或曰印或曰章非用金銀則用銅鐵有綬綬之色各不同以辨尊卑貴賤之等皆有文刻上古無是也爰自三代俗化雕文詐偽並興始有印綬之設以檢姦萌秦漢不古從可知已

事類印文 諸侯正印黃金橐駝鈕丨曰璽列侯黃金龜鈕文曰丨丞相黃金龜鈕丨曰章二千石銀印六百石銅印鼻鈕文曰丨漢舊儀

印章 乃設丨丨作信萬國印銘

銀黃 黃金印丨綬是謂銀丨

金紫 相國太尉御史大夫太傅太師太保皆丨印丨綬前百官表

銅黑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丨印丨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比二百石以上皆丨印黃綬

前百官表**銀青**郡公縣公縣侯大夫夫人丨印丨綬晉輿服又見前**蘇秦佩**丨丨丨六國相印史本傳

蔡澤懷丨丨謂其御曰丨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遜人主之前食祿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刓不與**項羽為人刻印丨忍丨丨**令趣銷**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酈生未行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云云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丨丨丨印**無易堯**周昌既為趙相高祖以御史大夫印弄之熟視堯曰北印丨丨丨者遂拜之**使立信**漢王丨張良操印丨韓丨為齊王**得一璽**秦時自相署置官之印也夏侯嬰從擊秦得之**五字印**漢武時據土數五故丨丨為印文若印文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方寸印**陛下以丨丨之丨丈二之組鎮於天下淮南王書

樂大受 漢武令刻玉印賜丨丨文成文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立白茅上丨印以示不臣

買臣懷 朱丨丨拜會稽太守丨其印綬而入會稽郡

石顯纍 漢丨丨元帝時為中書令與僕射梁少府五鹿充宗結黨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丨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鵲飛化 張顥為梁相雨後有山丨丨丨為圓石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海錄

龜左顧 孔愉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丨丨丨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為司徒長史乃悟遂佩焉本傳

取金印 周顗曰今年殺諸賊奴丨丨丨如斗大擊肘後

齊金印 晉宗室延熙事見前璽注

許上印 裴嶷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嶷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丨丨丨綬今四海妥安願賜骸骨歸田里

久當印 程忌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不敢丨丨丨

監軍有印 宗室說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李自良代燧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祕其喪詔以通主為節度使授說行軍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於說頗橫恣請別賜印丨丨丨丨自定遠始

中人假印 李藩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遂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

懷走京師 盧奕黃門監懷慎子也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丨印間道丨丨丨

挈走京陽 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磎丨尚書印丨丨丨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偽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捍賊磎持印逐之

倒司農印 段秀實會源休教朱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

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丨用丨丨丨進其兵

倒都統印

李崧

劉皇后聽讒者言遣人教繼岌殺郭崇韜人情不安崧見繼岌曰王何作此危事令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是召亂也乃召書史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丨用丨丨丨明日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復還故處

裴度平章中書失印度自如左右白後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丨丨丨丨人復其識量

控制萬里

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丨丨丨丨近古未有也

寶函金印

順宗元和五年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云於海上泊洲島間見花木臺殿有數公子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投維則乃寘之於丨丨復語維則曰致皇帝還舟中回顧憘路悉無蹤跡丨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王丨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

受無疆維則達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世豈非仙人乎

玉册金印 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為非天子不得用玉册既而許之乃賜鏐|||吳越世家

倒印不同 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遂||鮑山語錄

失印簿罪 郎官何洵直|本部|呂正獻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其|

詩集字屈盤 垂垂金印押千官金窠篆|奇||李白

篆分明 彤管内人書細膩金奩御印|||元稹

取豈遲 單符候印|||杜甫杜裴道州手札

符節門

符 附節

器物叢談 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有度用以徵召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偽𨷂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為之防於是有以銅鐵鑄及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為兩一留在內一給付外如有徵召必令合之有不合者刻奏吁信嚴矣然猶不免有偽冒者今之世又至於從省代以書翰毋乃貫是而名非歟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其長也亦有度有所將命則出而給之入而歸之使之達諸其外而無所留滯焉者其唯節乎

事類中孚 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文心雕龍大

信　初禁網尚簡易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符象合取為||所以明著國命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有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鎮可立虎符以絶奸端書奏世祖說之後杜詩傳

焚符　||破璽||而民朴鄙莊子

合符　若合符節孟子闕

玄女兵符　||出||與黃帝戰蚩尤河圖

太公陰符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卒有緩急吾將以近通遠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凡八等

與夫人刻　秦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賢於趙者絕賢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安國君許之乃||||玉符約為適嗣史呂不韋

請如姬盜　公子無忌|||||晉鄙兵符史本傳

銅竹為符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虎|竹使符應劭注銅虎符第一云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合乃受之竹使符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棨繒為符 又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丨或用丨棨者刻木丨合丨也並前文帝紀

棄繻而去 初終軍入關關吏與軍繻曰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還丨丨丨丨注繻符也帛邊也裂帛頭合以為符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乃前棄繻生也本傳

刻傳以出 寗成為內史抵罪髡鉗延解脫詐丨丨丨丨關歸家注云傳所關之符也傳張戀反

出符發兵 武帝曰吾不欲丨銅虎丨丨丨郡國延遺嚴助以節發兵會稽嚴助傳

買符入關 後郭丹從使長安丨丨丨函谷丨乃喟然嘆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本傳

賜玉麟符 隋煬帝幸遼東命鄭玄為京師留守抉子蓋為東都留守俱丨丨丨丨以代銅獸六典云傳符之制京師留守曰玉麟符

肦銀菟

符 唐高祖｜｜｜｜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唐車服志

駐節即辦 唐房玄齡太宗曰令我有玄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八十年軍符府檄或｜｜｜｜本傳

楊子雲解嘲 僭人之爵懷人之符

分人之圭 韓文公原道 相欺也為之符璽以信之

節明信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趍注節所以｜｜｜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記玉藻

防姦 地官掌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有道里日時果如令郵行有程矣以｜容｜擅有所通也

輔玉命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用以｜｜｜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 **達天下** 小行人
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掌丨丨
丨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
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
為之 **節尚墨** 秦始皇推始終五德之傳以為水德之始
並禮 衣服旌旄丨皆丨丨數以六為紀史本紀
節加旄 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長安初置城
門屯兵更丨丨黃丨注時太子亦發節以戰故
加其上旄以 **以節入** 太尉周勃丨一丨丨北軍 **杖節臥**
別之前武紀 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
蘇武丨漢丨牧羊丨 **持節不失** 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
起常持節旄盡脫 留騫十餘歲丨漢丨丨
丨 **持節不屈** 後鄭衆顯宗遣丨丨使匈奴衆至北虜庭
欲令衆拜衆丨為丨丨後復遣衆衆上言臣
不忍持大漢節對 **司隸去節** 諸葛豐為司隸舉節以收
氈裘獨拜竝本傳 侍中許章於是上收豐節

｜｜｜｜自豐始本傳　司馬持節光武行大｜｜事｜｜北渡河本傳　令以建威馮衍與田邑書曰｜｜一節之任｜三軍之｜豈特寵其八節之竹氂牛之尾哉後本傳　恨不授卿晉石苞還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以此節｜｜以究大事晉本傳

詩集

符節印車｜從｜取豈避紫蒸緑耳行甚速杜相裴道州手扎　符節見後節注　張虎豹兵｜｜｜｜符杜　兼太守俄｜｜｜符高適　節主恩持｜｜｜前後三節杜諸將詩　十年持｜｜｜漢節李自　崆峒山｜｜　符節｜青霄杜贈田判官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十二